

四書道貫

陳立夫



陈立夫解读

《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陈立夫


四書道貫

陈立夫解读

《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四书道贯/陈立夫著. —3版.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8. 9

ISBN 978-7-5057-2337-5

I. 四... II. 陈... III. 四书-研究 IV. B222. 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064640号

书名 四书道贯

著者 陈立夫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才智印刷厂

规格 710×1000 16开

32.5印张 375千字

版次 2008年9月第3版

印次 2008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2337-5

定价 45.0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中华文化将广受世人之崇敬

(再版代序)

陈文夫

我中华民族之所以能集结十二亿余人民为一家，持续五千余年光荣历史而不坠者，以吾祖先及早发明人类共生共存共进化的原理，垂裕后人，遵守弗渝，此一原理，称之曰“道”，于理而言，称之曰“公”；于己而言，称之曰“诚”；于人而言，称之曰“仁”；于事而言，称之曰“中”；于功而言，称之曰“行”；综合此五者的应用而言，称之曰“德”；其见诸日常生活的适当言行，称之曰“礼”。孔子承吾祖先自尧、舜起一千七百余年所遗下的伟大事功而予以全部整理，使之成为一有系统的人文科学体系，其原理见诸《易经》及《中庸》，其应用见诸《大学》，其详释见诸《论语》，及孟子复从而阐扬之。至于《诗》，所以道志；《书》，所以道事；《礼》，所以道行；《乐》，所以道和；《易》，所以道阴阳；《春秋》，所以道名分；《孝经》，所以道人类生命延续的大本；皆所以弘道与明德者也。

……

兹将中华文化之特点，述之如下：

我中华民族之祖先，凭其丰富的经验与高深的智慧，其对文化的着眼点，为人类的幸福与世界的和平，故在《礼记·礼运》篇中，已有“天下为公”与“世界大同”的理念，而其实现的方法，须从大道之行入手，其言如下：“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我祖先深深了解，各民族国家，各自有其传统的历史文化，应相互尊敬，不可强人同我（如帝国主义者然），强人同我者，私也，非公也，必须“爱其所同，敬其所异”。持大同而存小异，始有真正和平可言，此乃大道之行之始基也。

大同章之解释，见诸四书者如下：

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矣。（《孟子·公孙丑》）

孟子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孟子·公孙丑》）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孟子·梁惠王》）

老而无妻曰嫠，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诗》云，“哿矣富人，哀此茕独。”（《孟子·梁惠王》）

由此而知为政者必使人人各得其所，物物各归于公，则最为私之盗窃，亦谋闭而不作矣，天下太平可以见诸事实矣。

中国历史久远，文化崇高，从伏羲氏算起，有六千四百多年之久，真正有文献可考，则始于尧、舜，迄今至少亦有四千数百年之久。

《易经》是中国最伟大的一本书，我们要了解传统的中国文化，不能不懂《易经》，其次是《中庸》。

《易经》首先应用于天道，例如天干、地支、天文、气象、季节等是也。后来孔子将人道与天道配称，例如乾卦：“天行健（天道），君子以自强不息（人道）。”其他六十三卦都是如此，遂有“天人合一”之称。就是说明天道和人道是一贯的，人道根据天道。人如能效法天，每件事都能达到完美。所谓“顺天者昌，逆天者亡。”表示违背天理的人，是一定失败的。人要效法天，配合天，天地究竟给了我们什么呢？至圣先师孔子归纳起来，认为人从天道中得到了五个字，就是公、诚、仁、中、行。这就是中华文化的特质，也是孔子的儒家思想对中华文化的最大贡献。

今天我对这五个字简释如下：

一、人从天道学来的第一个字是“公”。“公”就是无私，所谓“天无私覆，地无私

载,日月无私照”,可以说明完全是天公地道的。天没有对谁好一点,也没有对谁坏一点。我们自己不好,自己负责,不能怪别人。如果自己肯努力,天自然会帮助你,如果自己不争气,天也帮不上忙,这是非常公平的,这和外国求神帮忙不一样。人人能法天行道,则大家自能和平共处,自然可以达到孔子所说“世界大同”的目标。我认为所谓“大同”,就是大体方面相同,小体方面可以相异。国与国、家与家、人与人,都不能做到完全相同,因世界上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就算是双胞胎,其智慧、性格,可能都有不同的地方,何况是一般人呢?因此强人同己,就是私,不是公。所以,人与人相处,应抱着“爱其所同,敬其所异”,忍小异而持大同的态度,“公”才能显现。今天在社会上许多人希望别人完全同他一样,那都是私心作祟,世界上哪会有和平可言。

二、人从天道学来的第二个字是“诚”。天地无时无刻不在动,其原动力,称之曰“诚”。所以《中庸》说:“至诚无息”,又说:“诚者天之道也。”人为宇宙间的一个小单位,亦秉赋此种动能而生,故又曰:“诚之者人之道也。”“诚”用之于人道,为一切学问道德的根本,所以孔子说:“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所谓“一”就是“诚”,至诚能感化他人,所以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诚”是真实无欺,是智慧,是仁爱,是力量。我们修身必先正心;正心,必先诚意。

三、人从天道学来的第三个字是“仁”。《中庸》里说:“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仁”这个字从二从人,也就是两个人互存、互助、互爱的意思,是家庭、社会、国家之所以能形成的凝固力。反之,不“仁”便不是人,则与禽兽无异。故凡能以人的道理待人,乃合乎“仁”。换言之,人类共生共存的大道,就要“仁”来修治,人与人之间互爱,才能互助互存,无论是长官与部属,父与子,兄与弟,夫与妇,朋友与朋友都要互相敬爱,才能共生共存共进化,这就是伦理道德的基础。

仁爱的思想是要从小培养出来的,也就是始于孝悌。《论语》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仅《论语》一书中提到“仁”便有一百零五次之多,其重要可以想见。孟子甚至说,无仁心者,不能算是人。

四、人从天道学来的第四个字是“中”。天地间每个单位随时在行动中自我调整,并须和其他单位相互调整,使之不会冲突,各得其所,各遂其生,而恰到好处,称之为“中和”,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万物育,则人道也在其中了。

世间事,过与不及都不好,要恰到好处才好,所以说“过犹不及”,如穿衣太多则

热，太少则冷，要恰到好处；又如吃饭，勿太少亦勿太多，适可而止。所以时时刻刻都要调整使之恰到好处——称之为“时中”，才是好的，且最能持久。

中庸之道，是中华文化中极重要的美德，因为“中”则不偏私，不偏私则事无不平，人无不和。人类的知识愈增进，其对事务的两极观察得愈清楚，走极端易造成“物极必反”的错误结果。所以《中庸》里说：“极高明而道中庸。”

五、人从天道学来的第五个字是“行”。天无时无刻不在向前行动，乾卦所谓“天行健”就是叫人天天要向前行进，就是进步，不可中止，要“作新民”自强不息。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我们才能生存。

孔子最讨厌的是“坐而言，不能起而行”的人，只说不做就是不诚，也是不仁，所以说“力行近乎仁”，“巧言令色，鲜矣仁”。只说不做或言行不符的，称为“乡愿”，孟子称之为“德之贼也”。

以上五个字是根据天道而来的人道，是中华文化中做人做事的基础，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传承下来数千年，成为我们民族的道统。

.....

(一) 中华文化，以天下(世界)为着眼点，而以“大公”为基础，故易适合世人之所好，而欢迎之也。

(二) 中华文化，本乎天道，具备了宗教之精神，而无迷信之色彩，故与科学观点不相悖。

(三) 中华文化，已早进至人类进化时期的进化原则，故崇尚以德行仁之王道，反对以力假仁的霸道。

(四) 中华文化，重视本末先后之程序，认为德是本，财是末；人是本，物是末；本末不可倒置，先后不可错乱。

(五) 中华文化，崇拜智者、仁者、勇者，立庙以崇祀之。

(六) 中华文化，不崇拜富有者，惟对富而好施者赞扬之。

(七) 中华文化，不太崇拜武士，如关公虽为民间所崇拜者，亦以“尚义”而著称。

(八) 中华文化，重视伦理，尤尚孝悌，故民族绵延数千年而不断，其人口亦繁衍至十二亿之多。

(九) 中华文化，重视助人，认为助人为快乐之本。

(十) 中华文化是今日中国和平统一的基础，加强两岸人士之孔孟学术交流，可

以实现中国的和平统一。

有此十者，中华文化势必为世人所推崇，吾人其可不自勉乎。最后我愿以我所知，作一结论如下：

無私無我之公，成己成物之誠，
立人達人之心，不偏不倚之中，
日新又新之行，斯五者為
中華文化道統之精義，亦
即世人自修之準則也。

許文良 時年九十六

一九九七年

(注：全文八千五百字，本篇为节选)

序言

程思远

陈立夫先生是国民党元老，这已为大陆读者所熟知。然而他作为一位文化人，曾在国民党内主持文教工作，并注重传统文化的教育，大陆读者未必尽知。立夫先生在任期间，常以孔孟之道为题演讲著文，以弘扬民族文化，激励民族精神。走下政治舞台、息影林泉之后，立夫先生仍致力民族文化的传播，孜孜于研究、整理和写作。耄耋之年，壮心不减，实为难能可贵。《四书道贯》一书，即是他研究孔孟学说精髓的成果总汇。作为立夫先生的老友，我对他感佩不已。中华民族有数千年悠久历史，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历史岂能割断，社会主义文明又岂能凭空而生？毛泽东主席曾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我们应取的正确态度。华夏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所在。在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这一点上，我们与立夫先生，与海内外一切重视传统的爱国人士毫无二致。尽管认识存在差别，仍可存异而求同。

《四书道贯》取孔孟之道“一以贯之”之意，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八篇归纳讲解，使之成为有系统的整体。立夫先生国学基础雄厚，讲解详尽，考证有据；又谙熟西方文化，对比中西以观异同，因而对现代读者尤其青年读者了解孔孟学说，增进其对传统文化的理解甚为有益。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在编辑出版中，除对注音、标点和原印刷脱误之处做了修改，个别字句有删节外，基本保持原貌。

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立夫先生的著作得以在大陆出版，这是两岸文化交流中空前之举，其意义非同寻常。立夫先生虽九十高龄、远离故土，对祖国统一大业仍十分关切。他提出的以文化统一祖国的设想曾得到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海内外爱国人士的重视和好评。《四书道贯》在大陆出版发行即为两岸文化往来中坚实的一步，定能成为增进两岸人民团结和实现统一大业的一份促进力量。

为立夫兄《四书道贯》大陆版作序是本人应尽之责，并视为荣耀。而今，兄老矣，弟亦老矣！惟望有生之年共睹两岸携手共进，以统一强大之国家形象屹立于世界东方，一酬我辈多年之宿愿。

一九九一年

凡例

一、本书除总论及结论外，计分八篇，采用《大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目之原定顺序。其章节之分，全由著者以己意为之，然后将《四书》中固有材料，依其意义分章分节编入八篇之中，使其成为一有系统之书，以明其道一贯之理。

二、本书所引用之《四书》，凡见一千二百六十七次，其于《四书》全部，竟无一句阙遗；而悉本宋儒新安朱熹氏之《四书定本》原文。惟其《定本》原文，虽有朱子《章句集注》可资依循，然注释文辞仍觉深奥，恐为莘莘学子所难解。故凡所引章句原文之下，虽采用王紆运先生之《白话句解》以为解释，但未尽原意或未尽是处实多，故更正原文殊为不鲜。而其章节之旨，亦有未臻明晰者，则于章节之后复加注释之。

三、凡《四书》原文一章或一节所含之意义有关于若干篇者，则于各关系篇中均见之。重见或数见者亦予注明，以便参阅。

四、无论《四书》原文一章一节或一句，均注明原来出处，俾便读者考查。

四书道贯总目

中华文化将广受世人之崇敬(再版代序)	陈立夫
序 言	程思远
凡 例	9
一 总 论	1
二 格物篇	9
三 致知篇	41
四 诚意篇	165
五 正心篇	177
六 修身篇	201
七 齐家篇	331
八 治国篇	363
九 平天下篇	493
十 结 论	495

一 总 论

自汉代立学，奉孔子为先圣先师；唐宋以降，暨乎明清，先后有大成至圣先师之尊称；其间盖二千五百余年矣。夫以孔子之学术思想原为集吾国以往学术思想之大成，而为中华民族文化之中心，其时间亦称之。朝代历经变更，而尊孔之制不变。宋清各代以颜回、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孔庙，分别称之曰复圣、宗圣、述圣与亚圣。其中颜回为孔门弟子，有闻一知十之智，且最好学，得孔子之道最深；曾子亦为孔门弟子，为《大学》一书之作者，独得孔教之宗；子思为孔子之孙，受教于曾子，为《中庸》一书之作者，程子称之为孔门传授心法；孟子则复受教于子思，作《孟子》凡七篇，其基本思想源于孔子，且复继承道统，发皇而光大之。其言如下：

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五世而斩。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孟子·离娄下》

孟子说：“有官位的君子，他那流风余韵，大约可以过五代才能断绝；没有官位的士人，他那流风余韵，也可以过五代才能断绝。我不曾亲身做孔子的弟子，我可以从传授的人那里学了来间接地得到他的好处。”

〔注〕这一章是孟子自认承继孔子的道统。

此四人者，于孔子之道知而能行，且能传其道于后世，厥功甚伟，故特尊之。

孔子删《诗》、《书》，定《礼》、《乐》，系《易》，修《春秋》，是之谓“六经”，汉人亦称之曰“六艺”。至于《周礼》保氏“以六艺教国子”，则指礼、乐、射、御、书、数而为言。大抵举其学术为艺，见于著述为经，皆为阐明其一贯之道理。其自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盖自谦之辞耳。

子曰：“赐也！女（音汝）以予为多学而识（音志）之者与（音余）？”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论语·卫灵公》

孔子说：“赐呀！你以为我是学得很多而记得很多的人么？”子贡答说：“自然是，不是这样的么？”孔子说：“不是的，我有一个基本的道理来贯串它。”

[注]这一章是孔子把根本的学问教子贡。

子曰：“参（音申）乎！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

孔子说：“参啊！我的道理，是有一个基本的道理来贯串它的啊！”

《礼记·经解》篇谓：“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由此而知上述六教，或六艺之教，为士人进德成智所必修之学。若夫《孝经》，则为圣贤显天心之作，《汉志》所谓：“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后儒亦复有“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之语，要之皆阐发人性之本源，为人类生存延续所攸关，容为孔子破不作之例为作，亦未尝不可能也。

宋以前，《大学》、《中庸》成为《小戴礼》中之一篇，虽亦有专篇刊行，尊信而表彰之者，然犹未与《论语》、《孟子》合称为《四书》。《论语》，据《汉书·艺文志》云，为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问答，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孟子》则列入子部，自朱子纘二程之绪，辑为定本，始于宋淳熙中，合《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正式称为《四书》，或称《四子书》，乃始著闻于天下。元延祐复科举，即以之取士。明初定制，以《易》、《书》、《诗》、《礼记》、《春秋》为五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四书》与《五经》各自成一典籍，实始于此。清代以《四书》取士，《四书》遂成为民间最普遍之读本。此后西学东渐，学校之制兴，《四书》、《五经》被选出一部分为国文教材，而另立修身一科，其要皆取诸《四书》。

《四书》中之《大学》一书，中山先生称之曰：“中国政治哲学，谓其为最有系统之学，无论国外任何政治哲学家都未见到，都未说出，为中国独有之宝贝。”其三纲领，其八条目，于人生之目的以及达致此目的之步骤与方法，条理分明，阐述无遗。程子

以《大学》为初学入德之门，诚知言也。以其本文有错简，而自作定本。朱子又依程子定本，分《大学》为经一章传十章，而作新定本。于是书之开端，首先引程子之言曰：

子程子(程子名颐，字正叔，宋洛阳人。朱子名熹，字元晦，宋婺源人。)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而《论》《孟》次之；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

我们的夫子程夫子说：“《大学》是孔子留传下来的书，是给初求学的人以进德的门径。到现在，要能看出古人为学的次序，便只有靠这本书的存在，其次便是《论语》《孟子》；求学的人一定要从这本书上研究，那才不会有差错呵。”

夫天下之物，有体然后有用，体大则用宏，此为不易之理。为人之道，亦非例外。故首重成己以全其体，次及成物以大其用。“明明德”者，成己也。“新民”者，成物也。故由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以达明明德之效，由齐家、治国、平天下以达新民之功。二者均宜向至善之目标前进，此即“止于至善”之真义也。人若能以取诸宇宙者以成智，复还诸天下以成德(福利人群)，是为“天下为公”之精神；然皆必由修其身而扩充之者。故曰：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旧本是“亲”字，程子根据汤之盘铭、康诰、诗经“苟日新，又日新”，“亲”改作“新”，朱子从之)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格”是“至”的意思，解见下格物篇)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大学》经一章

《大学》的道理，第一是要使自己本来清明的德性，不被私欲所蒙蔽，而重新清明起来。第二是亦得要天下一般人本来清明的德性重新清明起来。第三是这两样工作都要做到最好的地步，才算是所当止的地步。能够知道所当止的地步，然后才有

定向。有定向，然后能不妄动。能不妄动，然后能安适。能安适，然后思虑才能精详。思虑能精详，然后能得到所当止的至善。凡物都有个根柢和末梢，凡事都有个结局和发端。那明明德就是《大学》的根本，新民就是《大学》的末梢。知止就是开始，能得就是结局。能够明白这本末先后的次序，就能够接近这《大学》的道理了。古来的人想使天下一般的人都要把他们本来清明的德性不为物欲所蔽，重新清明起来，必须先治好自已的国。要想治好自已的国，必须先整齐自已的家。要想整齐自已的家，必须先修好自已的身。要想修好自已的身，必须先端正他自己的心。要想端正自已的心，必须先诚实自已的意。要想诚实自已的意，必须先极致自已的知，要想极致自已的知，在于遍格天下各种事事物物的理。等到天下各种事事物物的理都格过了，所知的便都彻底到了极顶，所知道的既都彻底到了极顶，心所发的意就能诚实，心所发的意既能诚实，一身所主的心就随着端正了，一身所主的心既能端正，自己本身就随着修好了，自己本身既能修好，自己的家就可以整齐了，自己的家既能整齐，自己的国就可以治好了，国既治好，天下就可以太平了。从天子一直到平民，一切都要以修身做根本。如果不能修身，根本就坏了，根本坏了，末梢的国还能治得好么？那是绝对不会的。这就是把要紧的看得不要紧，把不要紧的看得要紧，从来没有这样的道理啊。

右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旧本颇有错简，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经文，别为序次如左。

朱子说，上边这一章经文，乃是孔子所说的话，当时由曾子传述下来的。这经文后面的十章传文，却是曾子自己的意思，由他的弟子们记下来的。从前的本子篇章颇有错乱，现在依照程子所定，另外参考经文本子，另外编定篇章的先后如下。

〔注〕这一章是孔子说明古先明王立学校的方针。曾子特别阐明，使人晓得为学的次序。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此言人无贵贱老幼一律均须修身，修身为人生一切之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重要有如此者。以言修身之道，则在好学以达于智，力行以达于仁，知耻以达于勇。三者之中，以仁为最重要。故曰智所以知仁，勇所以行仁，而三者俱源于诚。故曰：

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中庸》
第二十章

喜欢研究学问就接近了智，努力做善事就接近了仁，晓得什么是羞耻就接近了勇；知道了这三件，就知道如何修身了。

知(去声)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中庸》第二十章

智仁勇这三种德行，是天下共通的德行，但实行这三种德行的原动力却只是一种，那便是诚。

一者何？诚是也。惟诚与智之进展，则又互为因果，愈诚愈明，愈明愈诚。故曰：

诚则明矣。明则诚矣。——《中庸》第二十一章

有了诚心，就能够明白这道理，能够明白这道理就能诚。

人若能善用其天赋之先天本能(性)以求智，以遂其生，复以所得之于教(教)之后天知识以建立其诚，以善率其性，达致共生共存之效(道)，则人生之至善目的可达。故曰：

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中庸》第二十一章

从诚心明白道理，叫做自然的天性。从明白了这道理再去涵养诚心，叫做人为的教化。

又曰：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第一章

上天命令所给予人的气禀，叫做本性，人人依照本性做事，叫做正道，要人人修治这正道，叫做教化。